春秋穀梁經傳補

春秋文公經傳第五補注第十三

文公僖公子史記名興母聲姜以襄王二十六年即位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　繼正謂繼正卒也隱去即位以見讓桓書即位示安忍莊閔僖不言即位皆繼弒補曰杜預曰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文烝案公羊言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杜用為說諭年未葬得稱公者自己國臣民稱之成定並同李賢後漢書注引穀梁傳曰承明繼體則守文之君也傳無此文發後學者說傳語在外傳及章句中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〇撰異曰公羊作癸亥朔王引之據漢書五行志以為朔是衍字師古注劉向傳所引已衍案陸淳纂例所據本唐石經本皆誤衍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傳例曰天子大夫稱字蓋未受采邑故不稱氏字者貴稱故可獨達也補曰左傳曰內史叔服周禮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叔服蓋下大夫也注引稱字例在定十四年傳依後

王子虎卒傳前一說則叔服本王子不以王子氏蓋省文也此事在時例

葬曰會

言會明非一人之辭

其志重天子之禮也

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補曰此本公羊杜預也疏後一說此釋得書所由五年傳解會葬之處二者互言之文孫紊此不獨互言也傳文至簡每以一傳包前後經文此以天子使人會葬爲重則以知諸侯使人會葬爲恆事也以會葬僖公爲重則以知凡公與夫人之喪天子使人含賵之等皆爲恆事也又以知賵仲子含賵成風志者亦爲重也又以知會葬成風志者允爲重也若然傳於賵仲子言不及事於含賵成風言兼事不周事又別爲解者彼二文又兼有是義傳但就一邊言之也諸侯之禮有志者邾滕之奔喪會葬則以君親來志也秦禭成風則與賵仲子略同也亦皆重之之義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桓不以禮終僖則好卒二者既異故傳詳之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采邑伯字也天子上大夫也補曰亦不知爲上爲中此事蒙上月

○撰異曰錫左氏唐石經及宋本作賜段玉裁曰非也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桓莊後見錫此卽位見錫嫌其得正故傳發之劉敞據韓嬰詩傳及鄭君詩箋說以為嗣君三年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於廟命之錫之敝冕圭璧文公喪未畢而命之成公喪既畢而不受命於天子昔非禮何休以為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卽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何氏自據九錫為說

晉侯伐衛

叔孫得臣如京師補曰叔孫得臣公子牙孫莊叔左傳曰如周拜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禮卿不得會公侯春秋尊魯內卿大夫可以會外諸侯戚衛地補曰注首句本左氏盟翟泉傳彼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杜預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文烝案此左氏一家之言未可用也注末句卽下年盟垂斂傳文又加一卿字其實傳之大夫卽卿也

傳不於柔會宋公陳侯發例又不於此發例者隨意而發非有深義疏曰傳以伯者至尊不可云得會非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鄭嗣曰商臣繆王也髡文王之子成王也

不言其父而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所以明其親也言其君所以明其尊也商臣於尊親盡矣補曰鄭嗣注本何休何云言君者所以明有君之尊又責臣子當討賊也此刪一句不如本文爲善末句增足淺贅髡之被弒爲其欲圖世子○撰異曰髡左氏作頵

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夷狄不言正不正

徐乾曰中國君卒正者例日纂立不正者不日夷狄君卒皆略而不日所以殊夷夏也今書日謹識商臣之大逆爾不以明髡正與不正補曰此與成九年莒潰同意此謹無父彼謹無君也孟子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程子曰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愚觀穀梁兩傳而知聖人有憂之也是故中國詳之夷狄略之中國也而夷狄則亦略之夷狄也而禽獸乃更詳之文相錯而義相成也是故夷狄之辭無時而可同中國者也君臣父子之教有時而不論中國夷狄者也推之全經而皆通俟之百世而不惑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彭衙秦地補曰李光地曰敗秦師于殽罪秦也及秦師戰敗績稍怨秦也文忝衆此戰甲子郯戰乙卯戰以喪禮處之故子卯不避○撰異曰衙公羊或作牙

丁丑作僖公主作爲也爲僖公主也爲僖公廟作主也主蓋神之所馮依其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補曰公羊曰爲僖公作主故何注加一廟字解之范襄之非也狀正方以下亦本何休也徐彥謂皆孝經說文孔廣森曰案山海經曰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鍛其上而中穿之加金主之有穿此其足證者覲禮設方明以依神方明以木爲之方四尺而設六玉鄭君曰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若縣六面皆刻而午貫相通其所謂穿中央達四方者數設玉加金事亦同矣蓋古主之遺象藏曰麋信引篇文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內於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范注與何休徐邈同與衞氏異其藏之也白虎通亦云藏之西壁或如衞說去地高

下則無文以明之文烝案麋所引衛宏說據漢舊儀則帝主九寸后主七寸藏太室西壁埳中祭則設座於埳下

立主

補曰說正禮

喪主於虞

禮平旦而葬日中反而祭謂之曰虞其主用桑補曰虞安也以安神天子九虞諸侯七卿大夫五士至既虞埋重於道左而有主

吉主於練

期而小祥其主用栗補曰疏曰案莊公之喪已二十二月仍譏其為吉禘今方練而作主猶是凶服而曰吉主者三年之喪至二十五月猶未合全吉故公子遂有納幣之譏莊公喪制未二十五月而禘祭故譏其為吉此言吉者比之虞主故為吉也此雖為練作之主終入廟以辨昭穆故傳以吉言之文烝案檀弓曰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夫曆祔於祖必有主主必為吉主明周之吉主卒哭作之故為傳例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而舊說解此句為喪主失其實也此傳及公羊皆至練時作主似據殷制或者殷周之禮諸侯得逼用抑或魯有王禮避周從殷皆未可知矣注用桑用栗皆本公羊何休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杜預亦同但不說夏耳何休又曰埋虞主於兩階之閒易用栗也虞用桑者桑猶喪也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心練用栗者取其戰栗謹敬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為禘祫時别昭穆也疏曰徐邈注盡與之同

祀亦當不異孔廣森據五經異義載公羊及禮戴說虞主埋於堂兩楹之閒又一說埋之於廟北墉下以為何氏所稱非師說**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補曰蓋是時練祭後期歟公羊曰欲久喪而後不能也何休以為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十五月**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補曰注以毀訓壞非也脩壞曰壞猶損汗曰汗治亂曰亂古人語如此所脩之廟謂死者祖之廟於今君為曾祖卽他日之新宮也必脩之者練之明日當以所作主祔於此廟據士虞禮記檀弓卒哭而祔者以祭之明日卸練而祔者亦以祭之明日也既祔仍以其主復於寢卽左傳所謂特祀於主鄭君士虞記注曰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祫主反其廟是也曾子問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閒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推此郊練而祔者練而各反廟廟無虛主又無二主則各主皆如舊而所祔新主之復於寢必也迨大祥禫後三年喪畢然後今君高祖之父遷依公羊焉君章句則遷廟之主藏於大祖大室北壁中既遷則謂之毀廟乃以曾祖之主

遷焉而新主遷於曾祖之處謂之新宮大戴禮有諸侯
遷廟篇即喪畢遷主新宮之禮其未云擇日而祭蓋即
閔二年傳士虞記之吉祭或祔或祫者也朱子據遷廟
篇君臣皆冠服明其爲除喪而遷張履又據君臣皆乘
車且有出入門及大溝渠之文明其爲從寢之廟其說
告是遂自宋說穀梁者皆以壞廟爲毀廟則與大戴之
遷廟相混鄭君士虞記注盧辯遷廟篇注孔穎達王制
正義賈公彥周禮皆人疏遂謂自寢遷廟在練時楊氏
疏曰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
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檐其事相纔故連言之非謂作
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爲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
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
記異聞耳至未于則曰穀梁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安
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未于此語
可謂破的但其言壞舊廟遷舊主亦沿舊解之誤張履
作毀廟論祔祭論知穀梁所言爲殷制然亦但謂毀廟
非遷廟竊以毀廟云者名有廢除事殊豎壞且穀梁
不應此句說遠廟而下文說新宮其不可通也甚矣

壞

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補
曰范此解可用練之明日
祔亦得云納新神也檐屋櫋聯也說文檐爲櫋櫋爲梠
梠爲楣楣爲秦名屋櫋聯齊謂之檐楚謂之梠何休說

新宮六易其西北角塗者堊飾壁禮所謂自盛也兩言可者略辭大戴禮有諸侯釁廟篇成廟釁之以羊君臣亦皆先服與遷廟篇相次彼時事多練則略矣易檐故案宮壞廟之道則壞爲脩壞而廟指新宮甚明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晉大夫陽處父

不言公處父伉也

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尚僕存氏處父夫族嫌異故重發之

爲公諱也

諱公與大夫盟去處父氏公親如晉使若與其君盟如經言邾儀父矣不書地者公在晉也莊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不去高傒氏者公不親如齊不與其君盟於恥差降補曰爲公諱者釋經去處父氏與公羊同也去氏所以爲諱者卑者以國氏旣不言公則若內卑者與外卑者盟是全乎諱也如晉與大夫盟較莊之盟防其恥尤甚故爲之諱亦緣盟旣書日不嫌非公得以成其諱文故下文遂云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注謂若邾儀父本何休經說頗迂出宜剛夫公視如晉三何

何以知其與公盟

補曰問經文何以見之

以其日也

補曰存日以見公盟

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

補曰盟於晉都而晉君不出卑公巳甚是所恥也

出不書反不致也

補曰出不言公如故反亦不致皆諱恥也旣以去大夫氏

爲諱出反又諱者諱莫如深也不地而存日則有所見矣故諱恥從深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斂垂斂鄭地

補曰不日者蓋以盟事可惡如覿柯之例歟或以霸國大夫盟數國之君始於此與齊高傒又不同故特變其例以示異左傳稱士縠爲司空晉司空非卿以爲能甚卿事故書○撰異曰縠本又作穀唐石經作穀左氏公羊作縠左亦又作縠斂左氏作隴徐彥公羊疏曰左氏作垂隴爾曰言可者時既多有其事春秋別內於外異其辭耳傳特發此又明外大夫不可也或傳欲以此意明此盟不日之義故不於上年會踐發之唐石經無外字

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建午之月猶未爲災補曰杜預曰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足爲災不書旱五穀猶有收文黍稷不雨之文不在七月下爲災者雨而後書不雨則七月雨矣其文不得在下胡安國程端學說皆非也月令正義引鄭君釋廢疾曰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分爲四部各有義爲孔廣森曰今檢經實二十六早凡大雩十九大旱二不雨一歷時不雨加自文者三是爲四部昔夏侯勝以洪

縱諫昌邑王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文公之篇書久不雨者三卒致仲遂逆謀嗣子遷禍此其效也文烝案漢書五行志曰皇極之常陰劉向以為春秋以其應一曰久陰不雨是也孔因附成為說

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

僖公憂民歷一時輒書不雨今文公歷四時乃書是不勤雨也

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無恤民志補曰言春秋以為無志也疏曰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不發傳者以一時不雨輒故也下十年十三年意亦與此同故十三年省文不發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祫也時三年之喪未終而吉祭於大廟則其議自明補曰疏曰杜預言其議已明謂前已書吉則此亦同議范云其義自明請不待議責其惡足顯文烝案何休曰不言吉祫者就不三年不復議略為下張本又案躋僖公亦遂以為常不言初者定篇有從祀文不須加初從可知○撰異曰躋周禮大宗伯注引作隮

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

祫合也嘗秋祭禘曰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蓋未知祫嘗之說祫嘗者祫而兼嘗謂先祫而後嘗也詩魯頌曰秋而載嘗毛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毛謂諸侯之禘祫當廢五廟一

時之祭魯則祫而兼嘗不廢時祭乃天子之禮故特言秋而載嘗即傳祫嘗之說也祫而兼嘗則不得直書上以其是天子禮故特大是事以著之言著祫嘗者申祫大是事[illegible]句意也傳與毛傳多遍此文宜以毛為謂何休云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與毛亦同也禘當行於周之夏而魯之中葉禘無常月不兼行時祭禮惟八月之禘嘗為宗廟極盛之祭故詩頌僖公但言嘗不言禘而春秋禘不書大事也祭統言成王康王賜魯外祭郊社內祭大嘗禘以一大字貫嘗禘二文大禘即明堂位之六月禘大嘗則明堂位所未倚即此傳祫嘗也祭統前舉夏殷之時祭春礿夏禘秋嘗冬孫又詳言禘嘗之義篇未乃言大嘗大禘既以承前文又以別前文也此祭在八月而國語以為蒸章昭謂用冬祭之禮乖謬不可據也崔靈恩曰祫以秋者以合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祫者合也說文曰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

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大祖

祫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於大祖廟中以昭繆為文序父為昭子為繆昭南鄉繆北鄉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禘曰此約何休注文何休曰大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大祖前大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

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
面尚敬自外來曰升文孫案周公為魯大祖周則后稷
敷或日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大祖益非也通典引遷禮
曰祫祭七尸公非合祭作合食又纔之曰五年而再殷
祭鞏元成劉向以來皆言三年祫五年禘通典引徐遞
日五年再毀凡六十月中分每三十月殷徐說非也禘
以夏祫以秋由禘而祫饗二十餘月巳踰二年故言三
年祫由祫而禘有三十餘月距前禘凡六十月為五年
也禘與祫其禮略同所以異於祫者王肅聖證論引禘
于大廟遞禮云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又
云皆升合於大祖通典引禘于大廟禮毀廟之主升合
食而立二尸又云獻昭尸如穆尸又云毀廟之主昭共
一牢穆共一牢又引韓嬰詩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
合食於大祖又劉向五經通義云禘者諸也取巳遷廟
主合食大祖廟中據此諸文知禘不及未毀廟主春秋
經傳多直云禘于某公知未毀廟皆特禘但如世室武
宮之等親盡而廟不毀親盡則必就大廟昭穆之列不
毀則乂比親廟特禘之禮也禮以禘于大廟名篇亦兼
見親廟等之特禘故祧辭兼稱孝子周頌序譏禘大祖
大祖謂后稷其文言孝子言皇考言烈考文母蓋亦據
親廟二祧言或序之大祖實指文王嶽何休以為禘異
於祫者功臣皆祭案周禮有功祭于大烝何說非也○

祫之名亦多矣五經異義左氏說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歲祫例是歲一祫或是祫以歲計即三歲之殷祭而皆與通典引劉歆賈逵所言之祫不同又左傳大夫亦有殷祭據大傳言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是大夫士殷祭亦名祫也又時祭亦有稱祫者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彼舉夏殷四時祭名而犆祫之文或上或下祫與犆對不專祭稱但以其合祭親廟主於大廟亦謂之祫其實穀梁之祫嘗謂祫而兼嘗王制之祫嘗謂於嘗則祫穀梁之祫三歲一祫王制之祫一歲三祫二祭載然不同嘗子問言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匕渾言祫祭則二祭得兼包也又士虞記古文始虞之祭謂之祫事鄭君曰以與先祖合爲安此則殷祫時祫之外更有祫名也

躋升也

補曰公羊爾雅同爾雅作躋

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

舊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喻甯曰即之於傳則無以知其然若引左氏以釋此傳則義雖有假而於文不辨高宗殷之賢主猶祭豐于禰以致雖雖之發然後孝脩常禮文公傎倒祖考固不足多怪矣親謂僖祖謂莊禘曰疏曰親謂僖祖謂閔僖繼閔而立猶

子之繼父故以昭穆祖父爲喩此於傳文不失而范謂莊爲祖其理非也文烝案傳以祖父爲喩當如舊說及疏若下文昭穆之說則依段氏說爲順見閔二年又論於下

逆祀則是無昭穆也

補曰閔爲穆僖則昭也逆者謂升僖於穆北面西上閔繼而東幷同爲穆是無宗廟昭穆之禮國語亦曰非昭穆也兄弟所以異昭穆者以受閔爲人後爲重旣異昭穆卽與父子相繼無異僖難不禰閔而閔世次當考廟於僖有禰道故文難不祖閔而閔世次當王考廟於文有祖道上文以僖爲親閔爲祖而左氏曰子不先父公羊曰先禰後祖其說逆祀皆與傳同由其相爲昭穆故舉以相喩也此說詳具於後漢周舉議奏賈公彥周禮冢人疏劉敞爲兄後議趙汸左傳補注當代通人萬斯同金榜段玉裁孔廣森等皆所依用范引舊說謂升僖於閔上者卽何休說也何休云升謂西上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緣僖爲庶兄置於閔上是未思兄弟同昭穆之說於三傳國語實不可通也

無昭穆則是無祖也

補曰此祖謂大祖也昭穆相繼皆承大祖之統

無祖則無天也

祖人之始也人之所仰天也補曰天者祖之所自出非以祖爲天也古人稱王者天大祖亦謂配天范因致誤

故曰文無天

補曰文無天猶言隱十年無正桓無王桓無會定無正
也此指下五年經王使不稱天而言劉逢祿說公羊引
傳此數語亦如是解之春秋言天之文唯施於王一言
天子義亦不異大祭大變都不斥言故知文公無天指
彼二文明矣言故曰者是壁門析承之說**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補日此猶釋隱十年
無正曰隱不自正釋桓無王曰無王之道遂可以至釋
定無正曰定之始非正始曰見無以正也明彼經著無
天之文者是見文公之無天而行也自逆祀則是以下
極論著僖之惡以解無天之文明爲春秋所深惡也五
經異義從左氏說爲大惡不從公羊董仲舒說爲小惡
是也昭穆祖天遊推而上亦莊三年傳毋子天子之義
也文嘗論之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
祀而弗止也左傳載之謂文仲繼逆祀不知彼文論魯
事故無禮不知者臧孫罪也春秋書王法故無天者文公惡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
此春秋之義也尊卑有序不可亂也補曰親親者僖於閔爲兄於文爲父宜親僖也尊尊者閔
於僖爲君於文有祖道宜尊閔也親親尊尊人道之大
二者一揆尊理常伸僖兄也而無升道不以親爾害其
尊祖也桓君也而有治文不以親公害其尊王也文姜
母也而有絕道不以親毋害其尊父也哀姜小君也而

有弗受文不以覿夫人害其尊先公也覿贊父也而亦有弗受文不以視父害其尊王父也諸若此類皆春秋之義傳所[illegible]推本廣言之也疏曰稱春秋者以嫌疑之閒須取聖論[illegible]疏說同可通要是廣有所包故言春秋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喪制未畢而納幣書非禮補曰如得禮經當直言如齊不仍史文公羊曰譏喪娶也以爲娶雖在三年之外而三年之內不圖婚三年之恩疾有人心焉者宜於此焉變也董仲舒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國也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

夏五月王子虎卒叔服也 補曰叔服書王子書名者卒例也左傳成元年備載叔服語此傳則與公羊同

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 外大夫不書卒補曰疏以曰重發之者尹氏則以

爲魯主此爲會葬事異故重發之

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

會葬在元年補曰史書卒者自以其來赴卒之所以赴我者則以其嘗會葬我故也此君子所取義也五年會葬成風者不卒彼不赴故也彼文或作毛伯則卽後書札子殺者

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叔服執重任以守國補曰或說以會葬者不書卒此自以其執重而來赴而君子取其義也如或說蓋不以王子虎爲叔服叔服下大夫耳安得執重以守是亦如左傳以爲王叔文公國語所謂太宰文公也

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撰異曰公羊螽皆作蝝獨此亦是螽字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

補曰疏曰重發之者志災或爲王者之後或爲甚而錄之故不得一例

曰災甚也

補曰此以甚志明雖非王者後亦志也公羊諸螽皆爲記災唯此雨螽及哀十二年十二月螽爲記異與傳不同也公羊定元年傳曰異大乎災何休曰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成十六年雨木冰傳曰志異

也

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茅茨猶盡則嘉穀可知茨蒺藜補曰疏曰徐邈云禾稼旣盡又食屋之茅茨范與徐異王樵曰徐說嘗驗有之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補曰傳以星宜言隕螽宜言雨董仲舒所謂或降於天或發於地不可同也故重發例漢書五行志說此經引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傳無此句蓋亦後學者說傳語在外傳及章句衆左傳曰隊而死也公羊曰死而墜也疏曰公羊與考異郵皆云螽死而隊於地故何休云螽猶衆也死而墜者衆宋羣臣相殘害也禍自上下異之云爾今穀梁直云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與議遲是爲短鄭君云穀梁意亦以宋薄德後將有禍故螽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著甚之驗於識何錯之有乎文忝案公羊言異也故董仲舒何休言大夫專恣據後事推之穀梁言茨也故劉向言宋殺大夫無罪據前事推之鄭君意崇讖緯姑作謂人以災異爲一不復蔽然分別於理同通但非昔人家法亦學者所當知矣至於董劉何鄭所推之是非可姑無論耳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補曰凡朝而盟來聘而盟者皆言及以內及外以尊及卑

之常辭也不入內爲志之例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

補曰自此外大夫始稱某帥師稱將汪克寬曰書帥師百有三十僖以前書帥師僅九皆內大夫文宣以後外大夫多書帥師定哀之閒尤數數書之大夫之强可見矣文燕案文以前列國亦有大夫爲將且帥重師者趙汸本陳傅良說以爲雖卿將但稱人將尊師少與將卑師少者同雖卿帥重師但稱師將尊師衆與將卑師衆者同以征伐自諸侯出其臣之尊卑不足辨此夫子將春秋於內從其恆稱以見賓而於外變文以示義也至文以後征伐自大夫出則大夫將書大夫矣張應昌以爲楚大夫將則至成六年始見高閌猶以爲秦稱人稱師爲達例終春秋大夫未强故不見大夫將二國皆小異也呂大圭以爲大夫而交政於中國自晉文翟泉之盟始大夫而專征伐之權自晉襄伐楚救江始○撰異曰左氏楚下有以字段玉裁曰淺人所增文燕案劉敞春秋權衡曰公羊脫以字後來皆依劉說段氏獨得

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時楚人圍江晉師伐楚楚國有難則江國自解補曰江遠未易可救伐楚正所以救之此與宣元年救陳皆未至所救之國彼伐晉

以下有會棐林文得直言救此不得直言故須言伐楚矣伐楚亦不直言者張自超以為商臣弒君疑於得討賊之義又諸侯之用師於楚者唯齊桓一書伐晉定一書侵使於處父之師直書伐則前繼齊桓而後篤晉定故必曰救江張說亦有理要以救者遂其意致其志凡救皆是善文明此亦善之與諸直言救者一例也若然傳言伐楚所以救江而僖十八年云伐衛所以救齊其救自為一事宣元年云伐鄭所以救宋於經則無救文三者辭同意與又須分別觀之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補曰出姜也

其曰婦姜為其禮成乎齊也婦禮成于齊故在齊便稱婦補曰婦者已配之稱謂成昏也禮大夫以上不問舅姑在否皆至三月見宗廟然後成婦禮劉向列女宋恭伯姬齊孝孟姬傳皆有是言賈服何氏說春秋並同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祭未成婦也

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鄭嗣曰皆問者之辭問者以使大夫逆例稱女而今稱婦為是公親逆與怪稱婦速故反覆推之補

曰逆便稱婦明非姑婦之婦矣知是公逆曰公也補曰公親逆故不月其不言公何也據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言公非成禮於齊也非責補曰失禮重故沒公文而以稱婦見其失若不貴其成禮於齊則但當言公如齊從親迎恆事不志之例而下書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史舊文蓋本言公如齊逆女或當言逆婦爲變文下蓋有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之文也曰婦有姑之辭也補曰此言稱婦有二義也下無至文明逆與至共文以逆文爲至文也逆稱婦爲夫婦之婦至稱婦又爲姑婦之婦至所以別有姑無姑者見宣元年何休說其不言氏何也補曰據從魯辭凡姓皆以氏配貶之也何爲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邵曰夫人能以禮自防則夫婦之禮不成於齊故譏公而夫人與焉補曰疏曰宣元年已有傳今復特發之者彼書夫人此直云婦姜嫌文異故彼此明之然彼稱夫人又書至此不然者公羊傳曰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娶乎大夫者略之也徐還亦以爲不書至不稱夫人下娶賤略之若以諸侯下娶大夫便爲略賤則大夫亦不得上娶諸侯且天子得下婚諸侯何爲諸侯不得下娶大夫是公羊之言不可以解此也蓋不稱夫人不言至者以其婦禮成於齊故異於餘稱傳

云夫人與有貶也者解不稱氏之意非釋不稱夫人也文烝案不稱夫人者文不得言逆夫人也不言至者逆已稱婦姜婦有二義足以包至不須言至矣何休曰稱婦姜至文也逆與至共文其說是也劉敞曰禮之於人大矣是存則存是亾則亾文公之不能保其後嗣者由無以刑其妻也夫人之不能安其位者由無以謹於禮也此正始之道也劉用左傳鄭不行之說而謂夫人不能早避喪娶之辱今斷章取之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補曰程端學曰楚滅江不恤而躬伐秦伐楚則遣大夫晉侯之報復情不可掩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正本作遬字故賈氏云公羊曰甯遬是也段玉裁曰衛甯遬見僖二十六年即甯莊子也僖二十八年三十年左傳甯記武子事則此聘必武子矣公羊非也公羊彼作遬此亦當作遬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母風姓補曰當云僖公妾母○撰異曰段玉裁

曰排杜氏長曆十一月庚子朔十二月庚午朔又稱十二月無王寅五年正月四日也日月必有誤則杜所據十一本實作十有二月王寅楊昌霖曰今三家經皆作十有一月蓋誤據杜說改之十一月庚子朔三日得王貞然非經之傳舊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口實也禮記曰飯用米貝弗忍虛也諸侯含用玉榮叔天子之上大夫也榮采地叔字補曰注首句本公羊尸所沐米即以飯之依鄭君禮記注天子菽用黍諸侯用粱大夫用稷天子之士亦用粱諸侯之士用稻也貝亦飯所用諸侯飯以貝而含以玉通言之皆爲含故隱元年傳曰貝玉曰含已論之矣元年王使皆稱天此與下會葬王使皆不稱天者所謂無文無天也桓之春月有月無王文之於王使有王無天其意相類也傳於此不言者文屬王使而義起躋僖故就彼傳一言之荀子曰春秋之微也又曰春秋約而不逮於此爲甚矣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禮含賵襚各異人補曰孔廣森曰禮上容弔含上介致賵其曰且志兼也補曰加且以顯其兼以上公羊並同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

也何休曰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
之襚最晚矣何以言來鄭君釋之曰秦自敗于殽之
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加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
情不責晚用或作辭諸曰不言來若其不接公以其不
周事若不致諸公然超国曰春秋之文從餉加減一賵
字皆有義文忝案周猶給也不給事即下言早晚
以早乘馬曰賵乘馬所以助葬成風未葬故書早而含以晚已殯故言晚國有遠近告令及
事理不通也禮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
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穎
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明君
之於臣有含賵之義所以助喪盡恩含不必用示有其
禮補曰疏曰舊解以爲傳言含賵上賵天子之於請侯
及夫人耳雜記所云唯論諸侯自相於何者諸侯及夫
人於天子有疾當告天子遣使問之有喪則致含故未
殯足以及事其諸侯相於示其禮而已不責其晚也今
恐不然范云不通是傳之不通何得天子與請侯禮異
明范以傳爲非也文忝案疏說頗得范意其賓范謂含
不必用與傳亦得兼通此含距喪三月傳譏其晚豈謂
含必在殯前哉疏引鄭君釋廢疾云天子於二王後之
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賻次之餘諸侯含之賵之小
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襚之賵之其諸侯相於如天子

於二王後於鄭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之臣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文烝以爲鄭君最得之矣此以字各本作已與上何譏異今依唐石經左傳正義引及俞皐集傳釋義本改正字通用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毛伯來會葬補曰毛當爲召榮叔召伯皆大夫不知其上中○撰異曰毛左氏公羊作召疏曰左氏公羊及徐邈本並云召伯此本作毛伯疑誤文烝案左傳曰召昭公會葬之禮於鄙上從竟至墓主爲送葬來補曰通謂凡會葬也下年傳曰處父主竟上之事杜預曰來不及葬不譏者不失五月之內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撰異曰徐彥公羊疏曰業正本作辛字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孫補曰季文子也行父之父齊仲名無佚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撰異曰驩公羊作讙周語字从馬晉語从言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補曰月者爲葬

葬晉襄公補曰杜預曰卿共葬事文襄之制也案左傳古者使下大夫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補曰重發傳者衞成在外晉襄已葬嫌不問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補曰疏曰徐邈解襄公已葬謂春秋之例君殺無罪之大夫則是失德不合書葬今襄公書葬則是無罪而以累上之雖言之者不以襄公漏泄陽處父之言故也傳解亦云襄公罪輕故不追去葬文今以爲傳云襄公已葬者謂卒哭日久葬在

前殺在後是罪累不合及君故起累上之閒非是釋合書葬以否
君漏言也
補曰何休曰自上言泄下曰漏
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
臣闇不言君無所聞上下否塞補曰王引之曰闇與瘖同瘖謂不言聾謂無聞也墨子曰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瘖遠臣則唫晏子春秋曰近臣嘿遠臣瘖又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說苑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瘖不能相通語意並與此同說文闇从門音聲古讀闇若陰故與瘖多通用
夜姑殺者也
殺處父補曰左氏公羊略同
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
補曰時將中軍者直稱將軍也國語鄭人以詹伯為將軍當晉文公時晉將軍為正卿故宣二年傳曰子為正卿
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
邵曰賢者多才也戰主于攻伐仁者有惻隱之恩不如多才皆有權略補曰此亦仁者居守之意案論語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也又徐彥引古之賢仁也又毛苛傳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

宗族之仁者皆以仁夫於賢可與傳相譌劉敞傳改仁爲能後儒遂謂穀梁子不識仁字眞一曲之見也字有仁數義言非一端已論於隱二年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稱處父語以漏之故傳曰漏言也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待諸侯會葬在鄙上補曰之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劉敞傳呂本中集解本俞皋集傳釋義本補正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親殺者夜姑而歸罪於君明由君言而殺之罪在君也故稱君以殺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補曰王引之曰辟當爲膝隸字膝辟之左右旁皆相似故膝誤爲辟也造讀爲蹙蹙者促也近也蹙膝而言者君臣促膝密語不使左右聞之也漢魏六朝唐人文言造膝言造膝之言造膝詭辭者如魏志中山恭王傳唐書李吉甫傳漢郎中鄭固碑等共十二事皆用此傳語蓋舊本多作造膝范本傳寫誤耳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此士對君言之辭補曰用謂用其言亂其德猶詩云二三其德不用而商之於人是二三也韓子進士策問曰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於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稽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爲雖不與人共之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春秋亦有讓漏言之詞又似不與人共而獨運者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樊汝霖注引蘇洵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之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此書與易春秋所指各殊也

晉狐夜姑出奔狄

○撰異曰夜左氏公羊作射案古讀夜若豫讀射若序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禮天子以十二月朔政班告于諸侯諸侯受於禰廟孝子尊事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存朝朝莫夕不敢泄鬼神故事畢感月始而朝之補曰疏曰范別例云書不告朔有三告所以示譏則此交一公四不視朔二襄二十九年公在楚三文烝案范以公在楚人例乃用左氏說又不以不告月爲不班朔而以書不告爲譏皆涉左傳非也此注自孝子以下皆本何休公羊亦以不告朔解不告月何休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大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

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慎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云云何休又曰朝者因視朔政爾又後十六年四不視朔注曰不畢不朝廟者禮月終於廟先受朔政乃朝明王教尊也朝廟私也故以不視朔爲重何氏之意以此告朔卽論語之告朔告朔後乃受朔政受朔政者卽後之視朔是也受朔政後乃朝廟則此之朝廟是也范依十六年傳故大祖廟爲禰廟亦以此告朔卽論語之告朔十六年傳注援論語之文證受朔之事似以告朔卽是受朔此注又似以受朔政與朝廟爲一謬矣何氏說此禮節大自是明廟今惟以禰廟易其所謂大祖廟可耳以祭法考之禰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然則朝廟者祭此三廟也先以饋羊告朔於禰廟乃受朔政乃復朝祭於三廟

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

補曰告朔猶言班朔卽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亦卽十六年傳云天子告朔於諸侯下傳天子不以告朔是也公羊之告朔亦此意大戴禮虞戴德孔子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又用兵孔子曰夏桀商紂不告朔於諸侯皆與論語之告朔異四不視朔言公不告月不言公知是論天子班朔之事矣不告月不郊與凡言不者皆略異

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

分而成於月者也

一歲三百六十日餘六日又有小月六積五歲得六十日而再閏積衆月之餘分以成此月補日附月附於前月也王念孫曰古書於爲二字同用成於月成爲月也僖二十年近爲禰宮近於禰宮也公羊曰天無是月又曰是月非常月孔廣森曰非年年常有之月也說文閏字下解曰餘分之月五歲再閏戴震曰日循黃道右旋斜絡乎赤道而南北者寒暑之故也其隨大氣而左準赤道爲出沒者晝夜之故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滿四分日之一日躔發斂一終月道斜交乎黃道凡二十七日小餘過日之半月逡其道一終日月之會凡二十九日小餘過日之半以起朔十二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分而近歲終積其差數置閏月然後時序之從乎日行發斂者以正故堯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正四時成歲文孫案閏所附月無常月不得定名爲某月朔故變告朔言告月也若日事週朔日朔則不言閏月可

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

閏是叢殘之數非月之正故吉凶大事皆不用也補曰十二月各有其政著在明堂月令閏所附無常月則無常政故天子不班告朔此正解經不告月三字當與閏月連讀見義下句言喪服以年計者其行事不宜數是月指葬齊景公言也

猶之爲言可以

已也郊然後三望告朔然後朝廟俱言猶義相類也既廢其大而行其細故譏之補曰注非也因觀朔故朝廟因天子班告朔故觀朔不告月則無觀朔之禮何以朝廟爲乎故爲可以已之辭也文於閏朝廟者亦桓公贖祀之類時魯君臣以僖公爲聖賢故服喪欲久愈嘗齊主閏猶朝祭皆過乎禮或容此朝祭專於爾廟矣蘇轍胡安國以爲此言猶者幸其不已之辭劉敞意林引王安石說以爲不郊矣幸其猶三望不告朔矣幸其猶朝于廟愈乎已則可矣劉氏自爲說則曰以爲可以已者是猶遂其父者而謂之曰可拜遂母也以爲愈乎已者是猶紾兄之臂者而曰我且徐之也君子不然彼不郊而三望自謂猶愈乎已故譏之彼不告朔而朝廟自謂猶愈乎已故非之文烝案王氏此說蘇軾亦同二蘇王胡既失其義劉氏書嘗時謂其用意太過此類是也猶三望猶朝于廟猶繹事異辭同從傳爲允疏｜｜重發傳者前爲三望發此是朝廟嫌異故重明之范例猶有五等發傳者三僖三十一年猶三望獨發傳者據始也宣三年成七年皆不發傳者從例可知也此年發傳者朝廟與三望異也宣八年猶繹發傳者嫌仲遂有罪得不廢禮文繹祭與朝廟禮異故也

七年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據僖二十六年公伐齊取穀不日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僖二十二年公已伐邾取須句過而不改於此為甚故謹日以志之補曰疏曰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二年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彼比年伐邾而取兩邑經不書日今傳之與文父子異人特言謹而日之者以文公是不背之君緩主逆祀取邑致討不得序列於諸侯譏其過而不改故錄日以見惡文烝案哀公時魯屢虐邾其惡易見故取漷東沂西自從常例書時其月者為下事起耳此則相隔十九年父子異人恐其惡不明故日以顯之疏說未了不致者以是惡事故

遂城郚補曰郚魯邑邑此是城嫌非繼事也

遂繼事也因伐邾之師補曰當云因取須句之師重發傳者上是伐國取

夏四月宋公壬臣卒補曰宋成公也不日者蓋不正不葬者或是宋亂魯不會○撰異曰壬本或作王唐石經作王左氏公羊作王左亦或作壬

宋人殺其大夫稱人以殺誅有罪也補曰重發傳者此非討賊又無名氏故重舉衆辭之例疏曰昭公杵臼未即位國內無君故不稱名氏從未命大夫例文烝案疏非也不稱名氏在祖之位也據左傳所殺者公孫固公孫鄭也二子皆孤卿之官固則爲大司馬僖二十五年論之備惟稱人是有罪之辭恐左氏所載有是非失實者史記宋世家曰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其事與左傳異而以公孫固爲大司馬最爲可據以昭公爲少子不正又足明後文弒不書日之義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令狐秦地補曰言秦地者依傳在外之文爲說也左傳曰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杜預曰從刳首去也令狐在河東當與刳首相接釋例土地名令狐在晉地名中刳首在秦地名中杜據左傳僖二十四年秦納晉公子濟河圍令狐成十一年晉侯在令狐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故知令狐是晉地在河東接秦刳首而經文當據刳首爲說今臆測之或令狐一地而兩屬如閻爲晉地而周亦得有閻田之比其屬秦者別名刳首蓋又如溫之有郩郩者杜預以

爲溫別邑溫已屬晉而郤田猶屬周正與剸首相類周晉爭郤皆以溫爲言說文解郤字曰晉之溫地是郤亦通稱溫正猶經之通稱令狐矣以戰爲文兩不稱師又不言某師敗續者皆是略之河曲亦同也略之亦因其亟戰傳於河曲始言亟戰者河曲尤甚又有變文公羊兩傳皆曰何以不言師敗續敵也失之

晉先蔑奔秦○撰異曰蔑公羊作眛眛下有以師二字眛今本作眛唐石經不誤徐彥曰左氏穀梁作先蔑

不言出補曰何休曰据楚囊瓦俱戰而奔言出在外也補曰在外在竟外也公羊亦曰遂在外也何休曰起其生事成於竟外從竟外去徐彥曰以此言之則令狐非晉地伯莒爲楚地亦明矣文孫秦二何包公孫敖公孫歸父言之

輟戰而奔秦以是爲逃軍也輟止也爲將而猶奔故曰逃軍補曰此又言經於止戰之後特著奔秦之文者以是爲逃軍故也冉有用矛於齊師孔子曰義也子路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然則逃軍者人臣之大罪楚囊瓦事正與此同傳亦并爲彼見義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其曰諸侯略之也晉侯新立公始往會晉侯不盟大夫受盟既以喪娶又取二邑爲諸侯所賤不得序于會諱使若扈之盟盟都不可知故略之補曰疏後一說諸侯不序使若扈之盟諸侯都不可知文烝案范本公羊何休說非也傳云略之者與城緣陵同義彼傳曰散辭亦是略之一此曰略之亦是散辭文異而意互相備曰一見桓德之衰一著晉霸之衰呂大圭謂此與十五年十七年皆略而不序者莫有主是盟之辭齊穀謙亦以爲散盟散會之辭其說皆是也緣陵之城未知公在否公雖在亦當不出公此異於城故言公也上言諸侯則下言晉大夫屬文之宜也既略之故不日也亦不致左傳載諸國爲齊侯宋公衞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莅盟莅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以徐伐莒而往莅盟嫌非兩國交盟之例故明之文烝案此不日又不月者文承伐下從伐例蓋以徐伐爲主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補曰左傳史記皆名鄭范注贊王崩不去天者事不涉魯不得取義於公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衡雍鄭地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鄭地補曰四日不能再出不爲繼事辭者內大夫兩事並受命則各書之此常例也又兩事並在日例言日則不言遂亦是常例疏以爲下事若直言遂會雒戎恐遂爲一繼事辭兩名不辨故再稱公子案疏非也疏據公羊一事再見則卒名傳無是例○撰異曰公羊雒上有伊字穀梁左氏皆或作伊雒之戎音義云誤左氏音義云後人妄取傳文加耳暴公羊本又作曝俗字也

公孫敖如京師弔周喪補曰左傳文也公不奔喪非禮也說見定元年不至復丙戌奔莒補曰言不者可以然而不然之例○撰異曰至下各本衍而字今依唐石經刪正左氏有而字文烝

經左氏經如桓十八年之與字三年之以字及此而字皆非文例當由後人妄增**不言所至未**
如也當其已行當如公子遂至黃乃復今不言所至而直言復知其實未如也**未如則未復**
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雍曰受命而出義無私留書如京師以題命行于下
不書所至以表不去之罪**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復者事畢之辭未如故知其未
復加畢事之文者言君命無輒專之道補曰言復不言乃者未如未復無所至皆其人自爲之乃文無所施
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補曰其如非如京師又不返**唯奔莒之爲**
信補曰言如言復皆爲奔起明其意在奔莒左傳謂從莒女己氏也不言出公羊曰遂在外也杜預曰受命
而出自外行卽上年例云在外蓋踰竟則卽來行亦以見其未如未復也**故謹而日之也**補曰
意在齊莒則有罪故言日以謹之賈逵說左氏曰日者門罪廢命人討也本傳義也歸父無罪故有遂文不言
由迹爲曰襄二十三年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奔傳曰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注云正其有罪彼云正其有
罪則既亦正其有罪兩處發傳者此其如非如其復非復臧孫則實奔嫌其意異故舉二者以包其餘成十六

年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亦同此例故不復發
之行然僑如亦是有罪書日而彼注引徐邈云禮大夫
去云云與此異者書日之義有二種之意一爲正罪一
爲兼君恩知者以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文承九月
下而不書日傳稱慶父不復見明罪重合誅故去日以
見恩絕則書日者有恩可知以此推之歸父公子懟不
書日之從例可知也然歸父有罪非成公逐之者歸父
父殺嫡立庶宜世不長舒人逐之實得其罪但惡成公
逆父之使耳不言歸父無罪也文丞案慶父歸父公子
懟不日之義各異疏不得其說歸父之父有罪歸父何
罪乎徐遜君恩之說無當於傳得於慶父父亦非無
從苦不可適也○此事後人書之則日丙戍公孫赦出
奔莒而已存秋出名氏於上錄日於下加三旬六字去
出字事備而喪情矣左傳日以幣奔莒不書不可書也
家勤國日公不奔喪而卿行是諸侯不有
夫子放如京師不至復是大夫不有諸侯
補日家
叅土月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馬官也補曰亦曰司武馬者武也其以官稱無
君之辭也何休曰近上七年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不言官今此在三年中言官義相違鄭君

釋之曰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耳司馬司城君之爪牙守國之臣乃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道之甚故稱官以見輕慢也傳例稱人以殺殺有罪也此上下俱失之稱曰十五年注以無君爲不臣是也鄭說非也不稱名姓在祖之位也左氏事迹可徵其是非子奪皆未可信但此與上七年皆稱人以殺稱人則已見罪而彼直云殺其大夫此復稱官者蓋因下事書宋司城二彼文相連不可空言大夫無以相別故下言司城則此言司馬而因此司馬之文又以見祖位及在祖位者之實乃爲前後諸文之樞經此聖者之作自然之妙也傳因下文稱官是無君之辭故於此亦順而言之不可以辭害意左傳稱其人曰大司馬公子卬

宋司城來奔司城官也補曰宋避先君武公名變司空爲司城**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奔殺異也文悉案列國官名自行人以外內外無書者此欲表其無君何以必稱其官蓋其時司城官屬悉來奔實如左傳之說故稱官以著之崔氏舉族皆出則書齊崔氏司城官屬皆來則書宋司城各從其實其義一也若然經以其官屬皆來稱官而傳釋爲無君之辭者官屬悉奔

朝廷空虛擅權無君於斯爲著傳所云無君卽指其以官屬來也是知上文司馬乃因此司城之文而書以相別傳於上亦釋爲無君者釋文雖同其意異趣司城名氏左傳曰蕩意諸

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

哀補曰疏曰此是來奔之始故發傳郕伯朱子等不發者從此例可知文承案此言接我者亦接公也或有公不在而言來奔者當與介葛盧同例亦容不至國都大概是以接公爲文

文補注十三 終

大千六百卅字
小萬四千四百九十九字
刪注十五字

春秋文公經傳第五補注第十四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補曰金黃金也凡金幣黃爲上此亦求賻之類傳曰錢財曰賻錢者赤金爲之若是赤金當言賻矣漢書食貨志曰大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夷疑此金是赤金未鑄爲錢者左傳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明是赤金也

求車猶可求金甚矣凱曰求俱不可在喪尤甚不稱使者天子當喪未君也補曰喪求甚於凡求求金又甚於求賻注解不稱使本公羊卽隱三年例云緜君也彼無君謂未踰年又當如左傳說爲未葬此無君則左傳云未葬是也公羊兩處並云當喪未君又因此經謂未三年不稱王且曰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卽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考之於經景王未三年書天王殺其弟佞夫敬王未三年書天王居于狄泉魯閔公未三年上附莊卷而其稱公作謚纂世入廟仍同他公穀梁左氏皆無義例則公羊未可信也坊記曰未沒喪不稱君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皆與公羊說同案論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

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又孟子稱堯崩舜立舜崩禹立禹崩啟立皆在三年喪畢後竊意公羊坊記曲禮所言者自是先代之制而周世則不然呂大圭據顧命康王之誥疑彼時已變制矣

夫人姜氏如齊歸寧補曰姜氏謂出姜此書非禮也范本杜預依左傳例何休則以爲奔父母喪父母者齊大夫家也蓋未可據下有二月三月則此如是正月上求金不以此如待出月朔夫人與公異例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補曰月者爲葬日京大也師衆也補曰二訓公羊爾雅同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補曰何休曰天子之居地方千里周城千雉宮室官府制度廣大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莫不備具所以必自有地者治自近始故據土與諸侯分職而聽其政焉

辛丑葬襄王補曰公不親會葬非禮也說見定元年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補曰不志葬不疑於不葬猶諸侯之時葬正也魯史之制

宜隨周史故得以不志葬爲義若周史則不得矣列國亦各有史故略書以時者則爲正凡春秋之文以簡約爲主

志葬危不得葬也

不得備禮葬補曰志葬者以月爲例猶諸侯之月葬故也疏曰重發傳者桓王七年始葬襄王則七月而葬嫌異故重發之文烝案桓是改葬志葬猶不志也彼傳亦不說桓重發之者所以起下

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

王室微弱諸侯無復往會葬補曰葬天子而加日甚於危不得葬直是不葬之辭猶諸侯之日葬危不得葬也不葬之辭謂非舉天下而葬一人之辭也注以諸侯無復往會葬解之當改言無復親往則通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補曰疏曰范例云夫人行有十二例時此致而書月者蓋以非禮而致故書月以刺之餘文書月者當條皆有義耳夫人行十二者文姜七如齊再如莒聲姜會齊侯于陽穀于卞并數此出姜是十二也文烝案夫人行例時匡例月何休曰月者婦人危重從始至例

卑以尊致病文公也

夫人行例不致乃以君禮致刺公寵之過補曰注末句非也病不可以爲刺文公嬖頃熊

而姜氏無寵反言寵之過非事實也傳言夫人以君禮致儼如國君然是由公之不知禮故足爲病也夫人所以不得致者婦人既嫁不諭竟既無諭竟之事安有告廟飲至之禮故公宜致夫人不宜致始嫁宜致既嫁不宜致文姜聲姜雖諭竟皆不行告至之禮也禮雜記及何休說皆言夫人得奔父母喪宜出則即宜致傳所不言以未足據矣疏引徐邈云卑以尊致者文公娶齊大夫女爲妻故初遂姜氏不稱夫人今致以夫人禮與逆自違故疾公也案徐用公羊說而以前不稱夫人爲卑此稱夫人爲尊殆非傳意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擬異曰穀本又作穀左氏公羊作穀稱人以殺誅有罪也補曰重發傳者此有及文嫌異故也鄭父累也補曰重發傳者鄭父非公子嫌異故也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補曰案左傳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皆大夫也稱人者非霸國獨用兵猶從伐沈之例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穀梁說曰大臣盛將動有所變補曰國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注引穀梁說蓋以為陽微陰盛君弱臣強之象此年之震疏曰何休徐邈並云由公子遂陰為陽行事政之所致也孔廣森曰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越二日丁酉周地亦震南宮極死而經不書知諸書地震皆據魯

震動也補曰公羊爾雅同也隱傳篇震既謂雷以雷能動物故震之義又為動凡一字數義者皆如此易卦之震其本義為動不為雷震與動古今語也說卦傳曰震動也是以今語通古語為震卦之本訓八卦皆同也晏子春秋稱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又稱鉤星在駟心之閒地其動是當時通言地動春秋言地震不言地動者策書用字之例皆因乎古也

地不震者也補曰何休曰天動地靜者常也文烝案素問周髀算經及書考靈耀說地亦圓而動不止但人不覺其動故曰不震者也管子曰天曰虛地曰靜

震故謹而日之也補曰疏曰范例云地震五例曰

冬楚子使萩來聘

補曰會雩書楚子別欲見義其後還書人則書子闕自此始蘇轍曰至是齊晉日裒楚人接迹於中國於是書其君臣與諸侯比孔廣森曰商臣弑父而得稱子以使者其罪惡固不待貶絕而見文烝案韓子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許翰稱之嘗以此意求之若如周子云春秋正王道又云誅死者於前使未及此韓子說春秋曰不誅其人曰謹嚴日深巽文辭皆甚確◎撰巽曰萩或作萩段玉裁曰茉之俗也左氏公羊作椒公羊亦或作萩案古讀椒若萩也

楚無大夫

無命卿

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褎之也

補曰褎之猶言進之以其來我故進之而得目言萩也楚君初見新意楚臣猶依舊例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補曰稱秦人無君臣者從遠國例略之或微者也不去來者原情不責之見上五年注既不責之故亦不月張治曰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襚於魯猶楚欲圖北方而萩來聘也

秦人弗夫人也

言秦人弗以成風爲夫人故不言夫人

補曰若以成風爲夫人當直言成風今繫僖公言之明爲弗夫人之辭孔廣森難傳曰若妻母必以其子氏者令惠公僖公尙在何以

稱之文烝衆宰咺秦人兩事本以歸妾母志其以可辭受之因以見正者適因惠僖已沒故也若二公尚在則亦直交見識矣此不足疑也范以不言夫人爲弗夫人之辭非也正嫡夫人亦未有既沒而稱夫人者夫人乃生時之稱雖何休知之後偏皆不省

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見不以妾爲妻之正補曰秦人謚曰此所以襚僖公之成風者故可因以見正繫諸僖公就使秦襚莊公之成風君子亦必以其可辭受之因以見正也志者與賵仲子略同孔穎達曰是時服除已久始來弔賵當以變禮待之檀弓曰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補曰何休曰謂之秦者晉先眛以師奔秦可以足矣而猶不知止故夷狄之孫復曰晉自令狐之戰不出師者三年其厭戰之心可見而秦又起此役故曰秦以狄之孫覺曰以其易世相讐但曰秦以狄之

程子曰秦雖以報復爲事夷狄之道也文烝棄四說大慨得之但以師奔秦非穀梁之義令孤後晉不出師又與左傳不合耳傳稱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而此文狄秦仍爲變例者彼傳秦爲狄惟於書君卒見其義自餘猶從中國例秦君狄也秦國非狄也秦君以有狄道而狄之秦國本周舊都也其取義與滕相仍

楚殺其大夫宜申

僖四年傳曰楚無大夫而今云殺其大夫者楚本祝融之後季蓮之胄也而國近南蠻遂漸其俗故棄而夷之今知內附中國亦轉強大故進之補曰前已書殺其大夫得臣矣非自此始進楚也內附中國亦不始此荊人來聘宜申獻捷彼時何嘗不與中國親亦何嘗不強大乎文之時晉襄而楚益強於諸書楚子見其義不得說之於此范之疏而不檢甚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補曰汪克寬曰正月上不繫王者歲首書王所以著一歲十二月皆承天子之正朔故此年及十三年總書不雨但紀月數而已非歲首比也

歷時而言不雨

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

補曰重發傳者此專在本年兼異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女栗某地蘇子周卿士補曰女栗當云地闕下句本杜預王卿之執政者左傳

謂之卿士故杜以卿士言之是天子之上大夫也杜又曰僖十年狄滅溫蘇子奔衛今復見蓋王復之傳例曰及者何內卑者也趙匡劉敞葉夢得以爲公及之諱而不與蓋非左傳曰頃王立故也案此奉王命當在喪畢後未必隸月左氏以爲秋七月特據經測之不月者以卑者與主臣特盟故略而異之同諸盟齊不從宿例自此周復微○撰異曰女公羊或作汝栗各本誤作粟今依音義唐石經改正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貉某地也補曰亦當云地闕左傳曰厥貉將以伐宋孫覺曰此次遂稱楚子下伐麇又以爵書自是楚益强○撰異曰厥公羊作屈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撰異曰麇公羊作圈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承匡宋地補曰叔彭生公子牙孫叔仲惠伯張大亨曰文之篇六卿竝見文烝宋成篇亦有六卿○撰異曰唐石經初刻叔下有仲字磨改去之左氏音義云叔彭生本或作叔仲彭生仲衍字板本左氏有仲字匡作[illegible]唐石經皆不誤淆化本他宋本同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補曰左傳曰鄋瞞侵齊遂伐我謂即下長狄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補曰敗夷狄雖非疑戰不日此日者蓋大得臣之功公羊以爲其言敗其日其地皆大之也鹹魯地

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據僖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稱帥師補曰前伐沈救鄭乃稱將不稱帥師之例此言敗則當言帥師矣內事言敗非公也不直言師則言某師師

直敗一人之辭也補曰欲明所敗者一人故不以衆辭加之

一人而曰敗何也補曰據敗亦衆辭

以衆爲言之也言其力足以敵衆

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補曰何休以爲相類如兄弟非親兄弟與左傳異弟兄唐石經初刻及各本皆作兄弟誤涉公羊文今依石經磨改及十行本兪皋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乙正

佚害中國佚猶更也補曰佚卽迭字故訓更孟子迭爲賓主張鑑所見本或作佚朱本大戴禮禮三

木術文佚與元木作迭音義曰害本又作宕案各本皆同音接一本作宕如是宕字范應有注楊疏言更害中國所據本亦作害今依音義正本楊疏唐石經改正

瓦石不能害

肌膚堅强瓦石打擿不能虧損補曰打當从木

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

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九畝五丈四尺

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兵車之軾高三尺三寸補曰軾者車前曲木左右曲向後接兩輢何休說長狄蓋長百尺杜預以爲蓋長三丈何據考異郵云兒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爲君又據關中記云秦始皇二十六年有長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百尺皆夷狄服杜據魯語云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長者不過十之其長短皆與傳小異也此長狄公羊以爲記異蓋如臨洮之見謂然之非左傳則鄋瞞國也孔穎達說左傳曰如傳文長狄有非種類相生當有支允唯獲敖人云其種遂絕深可疑之國語仲尼之言以爲自虞以來命守封隅之山賜以漆姓則是世爲國主縣歷四代安得更無支屬唯有四人曰君爲民心方以類聚不應獨立三丈之君使牧八尺之民又三丈之人誰爲匹配豈有三丈之妻爲之生產乎人情度之深可惑也文烝案孔氏特發此疑今姑存而不論左傳有可信者論於下

然則

何爲不言獲也據莒挐言獲補曰此非所據也如上所云在獲例不在敗例何爲以敗言之不言獲邪

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不重創血病也不禽二毛敬老也仁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故爲內諱也既射其目又斷其首爲重創鬢髮白爲二毛補曰左傳宋襄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傷卽創也月令曰瞻傷察創鄭君曰創之淺者曰傷此對文也散文則通故說文廣雅云傷創也廣雅又云創傷也說文亦云刅傷也或作創此並王念孫廣雅疏證說也重創禽二毛皆爲不仁獲之爲言也亦重創禽二毛之歲也故變文言敗而不言獲所以爲內諱尋傳意本況論事理非指射目斷首爲重創注失其解於理不通矣傳先言直敗一人以衆言之卽引舊傳記其事以明此敗異於他敗非敗獨得言敗者大之也又解不言獲之義以明此獲通於他獲實獲皆不言獲者諱之也疏曰長狄兄弟更害中國禍害爲深得臣能立功於一時而標名於傳代其庸大矣若其不諱何以不書且晉獲潞子何書於經魯獲長狄棄而不錄詳內略外之義豈其然哉鄉內不言獲之例不施於此也案疏說迂曲此卽內不言獲之例耳公子友敗紿棄師則言獲以惡之得所役敵役果則不言獲以諱之惡者變文諱者常文

諱輕於惡凡內所以不言獲者正是諱耳此傳曰諱莒挈傳曰惡華元夏齧傳曰不與非義皆相通○射讀以中爲獲鄭君鄉射注曰射講武田之類也因見爲國之思患而防也春秋以獲爲敗傳曰爲內諱也因是見用兵以不殺爲武也

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補曰公羊與此同據左傳魯所獲者僑如齊王子成父所獲者榮如在齊惠公之二年傳諛作齊襄公當依史記正之晉所獲者焚如在滅潞時又宋獲緣斯在春秋前宋武公時衛獲簡如在齊獲之後緣斯者僑如之先僑如弟曰焚如焚如弟曰榮如季弟曰簡如襄三十年晉師曠言叔孫莊叔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左傳人名事迹當非虛妄大氏左氏考史傳采而何許聖門解經核實而舉要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補曰公羊曰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見弟辭也左傳郕文之昭也何休曰月者前爲魯所滅今來見歸猶當加意厚遇之文烝衆魯前與齊共圍郕非滅也或至此始失國耳左傳以爲郕世子趙匡劉敞疑之月者以是同姓見弟故仍史文錄月舊史小國君奔皆月君子皆略之從時例○撰異曰郕公羊作盛

杞伯來朝僖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蓋時王所進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同母

姊妹稱曰公羊曰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與
傳意同傳以父爲男子之美稱於子則直曰貴之尊之
不言異子明女子亦得遍稱故大夫以上稱子則其妻
稱內子今以君之母姊妹貴故舉其貴者猶母弟稱弟
母兄稱兄皆以同母爲貴也何休曰不稱母妹而繫先
君言子者遠別也禮男子不絕婦人之手婦人不絕男
子之手何氏遠別之義可用其言繫先君非也孔廣森
又引詩齊侯之子東宮之妹以爲君之母妹貴有殊矣

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補曰稱其一傳曰者盍引舊
傳爲更端之辭或其一二字
衍也疏曰上傳言母姊妹貴故錄卒下傳言許嫁諸侯
故錄卒似上下意乖者傳欲見雖貴非許嫁不書上下
足成非乖也許嫁乃書卒者以其即貴之漸故也徐遐
云上傳云子叔姬者杞夫人見出故不言杞下傳云許
嫁者言是別女非杞叔姬也理亦足遍文烝案疏說及
徐皆非也貴釋書子義許嫁釋書卒義不況其一二字
則文意甚明僖九年伯姬卒已發傳重起例者此
稱子嫌有異故舉舊傳重明之公羊亦正如是

男子

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禮二十而冠冠而在丈夫之列蕉周曰國不可久無儲貳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十五而娶娶必先冠以夫婦之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之禮十五爲成童以次成人欲人君之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書稱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周禮媒氏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云女子十五而笄說曰許嫁也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叔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必差十年乃爲夫婦是廢賢叔方類苟比年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爾故舜年三十無室書稱曰鰥周禮云女子年二十有未嫁者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矣甯謂禮爲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嫁明矣此又士大夫之禮補曰引蕉周者五經然否論文也見通典所引說成王冠疏曰注言此又士大夫之禮者謂喪服所言多陳士大夫之禮猶不待二十明諸侯以上早娶禮在不疑文烝案三十二十之文周禮內則大戴禮本命書大傳毛詩傳皆同五經異義從左氏說人君早娶以三十二十爲庶人禮王

并官聖妃四字見漢碑又嚴說引於先賢傳孔子夫并官氏明刺素君姑嚴并篇并

肅聖證論謂三十二十者男女嫁娶之限禮言其極不是過耳男十六精通二十而冠女十四血化十五而許妳於此以往皆可嫁娶以爲此家語孔子對哀公之言也并官聖妃家語記其要謂孔子年十九凡此並可與燕范說相證矣白虎通引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通典引同今傳無此文亦是爲穀梁學者說傳語在外傳及章句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術秦大夫補曰術不氏從楚吳例也秦非楚吳比有師則亦得有大夫但觀溫之會秦人序莒邾君下翟泉之盟秦人序陳蔡大夫下皆在最末秦雖親晉當時猶以遠國視之也殽戰後與晉世讐遂合於楚春秋於是乎狄秦既遠且狄不可與秋札異例莊二十六年徐趙說有未盡者○撰異曰衞公羊作遂徐彥日月左氏穀梁皆作衞字經亦有作衞字者疑遂字譔案月令徑衞學記衞有序鄭君謂郎周禮遂字聲近遂吝張逸云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河曲晉地補曰公羊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

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亟數也夫戰必有曲直以一人主之二國戰鬬數曲直不可得詳故略之不言晉人及秦人戰補曰亟訓數數者頻數也爾雅曰屢亟也又曰亟屢數疾也曲直之說與戰屢傳注引鄭君說異非也及亟及者以主及客晉之戰則必以晉爲主此略之不言晉及者爲其亟戰也若然罪晉爲其亟戰明十年之罪秦亦同一傳於此發之舉一隅使人以三隅反也鄭伐許亦爲其一歲再伐亦足包其義傳文至簡至密細心則知葉夢得程端學安義此傳何哉趙鵬飛曰夫有血氣者莫不有忿心人之所以異於豺狼者以其忿而能懲耳今秦晉忿而不懲俱斃而後已與豺狼何異故以塵闕目焉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撰異曰鄆公羊作運此字後皆同

稱帥師言有難也補曰疏曰凡城之志皆譏此傳不解譏與不譏直釋其帥師之意耳但此城得時又畏莒爭鄆書雖是譏情義通許故傳以有難釋之不言譏之意文丞案城直言城者其常也鄆親帥師則有難矣傳發通例也

此城鄆汪克寬以爲莒魯之爭實始此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補曰陳共公也不葬者蓋魯不會

邾子蘧篨卒 補曰邾文公○撰異曰唐石經左氏初刻作蘧蒢後並磨去艸頭板本同初刻唐石經公羊初刻並从竹後並改从艸板本則上字从艸下字从竹惟穀梁石經板本皆並从竹爲得其正段玉裁曰二字並當从竹蘧篨竹席也此以器爲名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屋者主於覆蓋明廟不都壞者屋重者宗廟詳錄之 補曰何休曰言屋壞案爾雅曰壞毀也說文曰毀缺也此當蒙月謹之左傳曰秋七月○撰異曰大公羊作世漢書五行志曰大室屋壞穀梁公羊經曰世室案穀梁以世釋大志因謂經同公羊也

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 補曰疏曰高者有崩道下者有壞道既有壞道而書之者譏魯久不繕脩文烝案公羊曰久不脩杜預釋例曰大室

之屋圖之所尊朽而不續久旱遇雨乃遂傾頹不共之甚故特書之中庸曰春秋脩其祖廟大室猶世室也世世有是室故言世室禰曰大世義相近孔穎達論世子世叔申之屬左氏經作世室字傳皆爲大明古世大義通公羊曰世世不毀范用其意周公曰大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然則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補曰伯禽周公子魯公也三何通釋經例與公羊同周之后稷廟稱大廟文武稱世室親廟稱某宮是天子亦同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割牲夫人親舂舂粢盛補曰薤曰徐進云禮記曰君執鸞刀而封牲彼據初殺牲之時非是割牲之事徐言非也文烝粢國語觀射父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封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鄭君曰烝嘗之禮有射豕者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補曰社稷之主謂君也禮運孔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明諸侯所祭社稷最重故以稱之蔡邕獨斷曰天子社稷土壇方廣五丈諸侯半之社稷二神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係牒論曰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嚮營並壇共門或曰在

介个正俗字

社壇北五經異義今孝經說社爲土神稷極稱之志不
爲穀神句龍后稷其配食者鄭君從其說
敬也極稱言屋壞不復依違其文補曰所謂畫而不汗
也漢書五行志載左氏說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
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寘周公
之祀也買達服虔杜預注皆以爲大廟之室此不可遍
於穀梁公羊而陳奐作詩傳疏合以爲一以爲大廟者
路寢大廟郎明堂月令左右介中央之大廟實爲明堂
大廟鄭君所謂大寢南堂者也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
堂此明堂爲路寢明堂周魯同制也魯自魏公之世以
大廟爲周公廟爲公之世以大廟大室爲魯公廟至五
廟中別有大祖廟乃是文王廟郎左傳之周廟絕非大
廟其在周則懿王之世以文王爲文世之孝王之世以
武王爲武世室世室郎路寢之大廟大室雖並稱世室
而前堂大廟則爲文王廟中央大室則爲武王廟凡陳
氏所說新奇繆盤學者宜辨之矣一經之義羣籍所闕
固須參會而通亦不可辜合焉說得則爲康成氏之括
襲大典綱羅眾家不得則爲夏侯建之章句小儒破碎
大道二古年來之經術當以是權
之方東樹欲一概抹倒則亦過也

冬公如晉

衛侯會公于沓沓地也補曰當云地闕○撰異曰公羊無公字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撰異曰左穀還上有公字還者事未畢也補曰疏曰莊八年師還傳曰還也嫌不得如彼例故復發傳春秋還例有四范別例云三者盖直據內爲三不數晉士匄自晉事畢也補曰疏曰以其與致文同也文烝案事畢者返至國也事未畢者返而在路也不但當爲至國之辭以有他事加在路之辭不可沒其本辭也

鄭伯會公于棐棐鄭地補曰兩書會公者公爲主也謝湜得之兩會皆不盟故書之如此邾子來會亦同若會而復盟則當書曰公及衛侯盟于沓公及鄭伯盟于棐公及邾子盟于比蒲從凡內爲志之文矣是故會戎于潛會齊侯于防戎爲主齊爲主也會公于沓會公于棐來會公公爲主也○撰異曰棐公羊作斐亦或作棐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補曰此亦後事小則以先事致之例孔廣森曰月者

正月也文烝案公一出三爲諸侯所榮於事無危故劉歆據以駁危致之例必如孔說乃通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補曰齊昭公也不葬者或是齊亂魯不會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補曰七年略不序此從常文此盟同外楚事較善也不於會上日者趙匡以爲既行會禮別日又盟不地會與溴梁異者以同外楚爲重雞澤並同義也盟不復舉諸侯者無中事故馬陵柯陵雞澤戲京城北平丘六者皆同義也惟首戴別欲見義浹洽曰許自晉文襄圍伐後始與盟會文烝案左傳七年盟扈已有許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補曰齊霸同盟同尊周晉霸同盟同外楚晉盟至此言同者時楚強盛晉不能制非若文襄之世不疑不同外之不須言同也七年之盟及此後晉盟不言同者皆本無外楚之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劉向曰北斗貴星人君之象也茀星亂臣之類言邪亂之臣將並弑其君備曰漢書五行志劉以爲君臣亂於朝政令病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嬴縮變色逆行甚則爲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亂臣類篡弑之表也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一曰魁爲齊晉夫彗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視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時君終不改寤是後宋魯莒晉鄭陳六國咸弑其君齊再弑焉文烝案左傳載叔服言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劉所本也月者歷日也

孛之爲言猶䔢也

補曰言猶者義相近也案說文孛者米部字與䔢字爲聯緜疊韻之字䔢亦米部字茀者艸部字米爲艸木盛米米然䔢孛爲艸木之兒茀爲多艸是二字之本義相近也就本義引申之則孛爲凡盛之偁茀爲凡多之偁以茀釋孛猶以多釋盛也孛星光茲四出蓬蓬孛孛然以其光盛故謂之孛以其光多故釋以茀也又詩悖字从孛拂字从茀皆有亂義凡物盛多則易亂董仲舒以孛星爲闇亂之貌何依以爲邪亂之氣孛之爲茀兼取亂義也孛茀古又同音凡字義相類者聲多相同或相近似也此訓詁之理也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左傳載申須語謂之彗五行志向歆說及杜預依之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何休曰

狀如篲爾雅曰彗星爲欃槍郭璞曰亦謂之孛而左傳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晏子春秋史記齊世家並載晏子語以爲孛甚於彗是孛與彗異矣今案齊魯至近不應魯不見齊星竊疑孛大而彗小故書孛不書彗漢書文穎注分別彗孛長三星末知古法如何但對文則彗有別散文則通言彗故經書孛而左氏公羊以爲彗爾雅又以彗該孛也開元占經引尸子與爾雅同及引荊州占天棓天槍天欃茀星四者皆爲彗

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 據孛于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此言入者明斗有規郭入其魁中也

補曰注規郭解寰域環域者營域也入魁中郎公羊所云北斗有中也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一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開元占經引河圖曰北斗第一星開樞受第二星提旋序第三星機耀緯第四星權拾取第五星玉衡拒第六星開陽紀第七星搖光吐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巽異曰捷公羊作接

是郤克也 補曰左傳曰晉

趙盾公羊曰郤缺疑克字誤**其曰人何也**補曰不稱帥師猶當稱將**微之也何爲**
微之也長轂五百乘長轂兵車四馬曰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五百乘合三萬
七千五百人補曰轂在輪中央兵車之輪高六尺六寸
轂長三尺二寸以其長五分之輿下得一輿外得三於
內外間留一以置輻曰長轂者指輿外所見之尺九寸
二分以爲名也注一乘七十五人之數本司馬法而司
馬法又有一說一乘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金鶚曰江
永以爲七十五人者巨甸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
制其說是也一乘三十人戰此用二十五人以步卒五
人將重車重車者每兵車五乘而一乘一乘亦二十五
人杜牧孫子注所謂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
五人樵汲五人是也金說合周禮五伍爲兩之交確不
可易此之五百乘凡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之制古
禮大國二軍此已得其半故爲多也左傳曰以諸侯之
師八百乘公羊曰革車八百乘**縣地千里過宋鄭滕薛負入千乘之國**
欲變人之主縣猶彌漫負猶遠也變人之主謂時邾已立貜且邾小國而言千乘者大郤克之事
補曰負與迥泂通韓詩曰于嗟負兮此千乘就大國之賦言耳賦與軍異法說見隱元年**至城下然**

後知何知之晚也征不廟算正其得失勞師遠涉乃至賊下邾以義拒然後方悟貶之曰人

不亦宜乎補曰注言邾以義拒襲左氏公羊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補曰

納稱師師皆爲伐文此不言師師知無伐事故曰未伐克能也勝也**弗克其義也**非力不足義不

可勝補曰公羊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傳例曰弗內辭也趙匡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

之於末也愈乎遂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姊妹之子曰出補曰公羊同注用爾

雅文何休以爲外孫**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正適補曰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

二妃晉姬生捷菑一正一不正故其義弗克四句申上意也不正則當言邾捷菑見嫌直名者摯於郤克也捷

稍不正非君故可以霸國大夫摯之糾正本不當繫國宜言公子或言子亦摯者內君納之故也孔穎達以爲

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又引劉炫云已去邾國又非邾君故不稱邾捷菑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補曰案左傳敖奔而復復而又適莒至是又求復許之將來及

齊而卒**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據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後不言卒補

曰不言卒者經例因史例也

爲受其輿不可不卒也

補曰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

其地於外也

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卒于貍蜃傳曰其地未踰竟宣八年仲遂卒于垂齊地然則地或踰竟或未踰竟凡大夫卒在常所則不地地者皆非其常所隨其所在而書其地耳不係於踰竟與不踰竟補曰注殊費辭踰竟者竟外外也未踰竟者國都之外亦外也內君內夫人內大夫外君苟死於外無不地若無二例也疏曰垂不發傳者此及貍蜃既發傳而垂非他國都又非魯竟內在兩端之閒故不復釋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撰異曰音義殺音試本又作弒

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

補曰據弒奚齊稱君之子其正例當直稱子此當言弒齊子

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

舍不成君則殺者非弒也補曰注言殺者非弒奚齊亦在二十六弒君之內注非也傳意在重字卽公羊所云成死者而賤生者也禮雜記曰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君曰謂未踰年也明凡未成爲君者皆有可成之爲君之理但春秋不成奚齊獨成舍者張洽曰以獻公殺適立庶而奪之以舍之正而與之是也此類王通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董仲舒曰春秋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

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有惡者己立之己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弒君者齊公子商人是也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愍重是以奪晉子繼位之辭予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董言己立之己殺之本公羊文愍惡也今繁露本作敦

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

據隱四年衞州吁弒其君完不言公子

不以嫌代嫌也

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舍不宜立有不正之嫌商人專權有當國之嫌故不書國氏明不以嫌相代補曰案左傳記齊桓之子曰武孟無虧也惠公元也孝公昭也昭公潘也懿公商人也公子雍也皆異母兄弟內嬖如夫人者所生孝公昭公日卒為正後此惠公日卒亦為正皆時事之宜也今昭公卒而舍立左傳但言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不言舍不宜立明舍非不正范注失之傳言嫌者謂舍未踰年有未成君之嫌耳

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為君也

補曰疏曰若舍不正雖成君亦不合書日而云未成君者春秋不正見者雖庶亦得書日鄭伯突齊侯小白是也今商人為不欲以嫌代嫌故不去公子則舍不正之嫌前已著見不正已見例當書日為未成君故不日耳文烝案疏說甚辯實曲說也一句之文何云前見乎舍正宜日實未成君故不日

宋子哀來奔其曰子哀失之也

言失其氏族不知何人補曰疏曰舊解失之者謂未達稱子之意非范意文悉案范以失其氏族解失字疏引舊解以未達稱子意解失字其意皆是其辭皆非也失之者謂子哀不氏而稱子師說失其傳也傳云失之卽公羊云無聞焉爾公羊言無聞者三紀子伯也夏五也宋子哀也與傳於紀子伯備言或曰之文於夏五發傳疑之義惟此與公羊同家鉉翁曰穀梁公羊皆以爲無所考後儒不必強爲之說左傳高哀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家氏曰以爲在卿大夫之位見君之危委而去之爲臣不忠罪莫大焉乃謂春秋貴而不名以苟免爲見幾有傷名教

冬單伯如齊

單伯魯大夫補曰莊元年十四年之單伯蓋其祖父也孫復張治嘗言之通皆不卒者與柔溺同若是王臣不得言如公羊言王者無外何休以爲言如則有外也

齊人執單伯

補曰若是王臣又不可言執

私罪也

補曰解經不言行人也公羊曰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

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

補曰淫于齊是私罪也下言叔姬同罪此言淫于齊是謂單伯至齊與子叔姬淫矣然則傳亦如左傳以子叔姬爲舍之母與

公羊道淫之說異

齊人執子叔姬補曰稱子者亦母姊妹母姊妹有兩叔姬者質家字積於仲文家字積於叔男女所同也前當是妹此當是姊左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前無歸齊文者蓋與鄒伯姬同

叔姬同罪也補曰與單伯同罪言淫也同罪則同執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者男女之際非夫婦不可言及也劉敝雖不用同罪之說亦曰此一事也曷爲再言齊人嫌也程端學亦曰不可以臣及君夫人也公羊曰使若異罪然未得其義不直言遂執子叔姬者當用公羊此語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泰曰擅權專國不君其君緣其不臣因曰無君上司馬司城皆不名而此獨名者以華孫奉使出盟爲好於我故書官以見專而錄名以存善補曰案華孫無君而必稱司馬以著之者義與司城同左傳云其官皆從之此得其實官屬皆從故不得不稱官也盟會之事卿行旅從而已今乃空其官屬無留治政者非專擅無君之人安

得若是故傳曰無君之辭也左氏服虔說以爲華耦侈而不度空官廢職魯人貴之非君子貴之可與傳義相證也此與奔異故又發傳也左傳華孫名耦而注以孫爲名非也胡安國謂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令考厚氏亦稱厚孫或作后孫皆是當時呼之如此春秋宋司馬爲祖之位不可言其名故但謂之華孫此非被殺亦不可言其名者以其既著司馬之文故不欲名之來盟是善事非來奔比故彼直云司城而此不直云司馬也不稱使者方欲爲無君之辯故不言使異於孫員夫傳其以二字各本誤作以其今依唐石經十行本俞皐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逼本乙正○蘇軾嘗言春秋自有妙用惟巳明識其用徵見端兆愚於司城司馬二條得之蘇氏之論破繩約之見也愚之說杜揣測之私也

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補曰疏曰重發傳者不稱使嫌異常故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補曰大夫既卒皆書字此猶稱敖者喪初歸從卒例也不言來歸者魯因孟氏之請乃受其喪孔穎達謂非有專使來是也無專使則不接公矣案左傳齊人或爲孟氏謀飾棺寘諸

堂阜於是卞人以告敖之子難猶毀以爲請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補曰若是王臣又不得言至陸湻劉敞已言之大夫執則致致則名

此其不名何也據昭廿四年意如至自晉稱名天子之命大夫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補曰疏曰伐入兩舉者伐而不卽入故兩舉之趙匡以爲伐之不服而後入所以兼惡蔡許翰高閌張洽以爲言伐言入甚晉也文烝案與哀公伐邾入邾同

秋齊人侵我西鄙○撰異曰板本左氏或脫秋字唐石經及諸宋本有其曰鄙遠之

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介猶近也補曰王引之曰介當爲尒尒古邇字形與介相似故譌爲介莊十八年傳不使戎邇於我也注曰邇猶近也音義云邇一本作介十九年傳不以難邇我國也音義亦云邇本又作介彼兩介字亦尒之譌陸氏於三介字並音界失之疏曰重發傳者以莊十九年三國伐我今齊人獨來嫌異故重明之

能爲下本有故字王案孫云衍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諸侯皆會而公獨不與故恥而略之補曰疏曰舊解公獨不與謂七年時今以爲正謂此年之文烝案注云不與者皆此文言之其意則承七年傳略之爲說於彼誤以爲諱故此以爲恥其實非也此不國則序者亦從散辭例而略之左傳曰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也左氏得之公自以有齊難不會耳諸侯者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補曰何休曰月者閔錄之從無罪例其曰子叔姬貴之也補曰重發傳者前是卒此此是出嫌異也其言來歸何也補曰并問稱來歸問何以不直言齊子叔姬來歸而言齊人來歸之也傳省齊人二字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凱曰書來歸是見出之辭有罪之人猶與貴稱書之曰子者蓋父母之恩欲免罪也補曰凱注非也此釋稱齊人來歸之義文意甚明前稱齊人執之是見與單伯同罪之辭此稱齊人來歸

之是見齊免其罪之辭父母之於子欲其得免故順而書之不從諸直言來歸者例也何休說公羊曰叔姬於文公爲姊妹言父母者時文公母在明孝子當申母恩也涵烝引董仲舒春秋決獄曰春秋之義父爲子隱諱此事也范凱不審傳意乃以稱子爲言子是母姊妹之貴稱豈論其有罪無罪乎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郭補曰郭外城也疏曰公羊云郛者何恢郭也此不發傳者春秋惟有此事而已非例所及故略之文烝宋此亦上伐入兩舉之例言郛以別於都張大亨說是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弗及者內辭也補曰言是言弗通例及與也唐石經初刻直云弗者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行父出會失辭義無可納故齊侯以正道拒而弗受不盟由齊故得內辭補曰注非也行父之會左傳以爲公使請盟齊侯不肯則行父爲失命矣行父非別有失命之事齊不肯盟卽是失命臣失君命君臣交恥故不言齊侯不肯及盟而得從內辭例若曰行父已去齊弗與盟非不肯也其實會陽穀下加言弗及盟則其不肯及盟足見特立文徵而婉耳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補曰言不者可以然而不然之例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每月天子以朔政班于諸侯諸侯受而納之禰廟告廟以羊今公自二月不視朔至于五月是後覜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補曰范注辟不別白諸侯每月朔以特羊祭告禰廟乃北面受朔政受之卽是覜之亦曰聽朔莊十八年傳又詔之朝朔其實一也自是遂行朝廟禮則禰廟王考廟皇考廟三廟皆祭此言受乎禰廟而玉藻云聽朔於大廟所閒異說殆難強同或者大廟最尊禰廟最覜禮所通許乎又覲禮侯氏釋幣于禰文王世子其在單則守於公禰鄭君據會子問文知是遷廟主載以行者以爲覲之故言禰而書甘誓則謂之祖或者祖禰同義苟非對文皆得通稱乎疑不敢質也注末二句之誤論於下

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天子班朔而公不視是不臣補曰疏曰三朝記云周衰天子不班朔於天下彼據周末全不能班之此時尚或班或不班文烝案楊引三朝記卽大戴禮用兵之文彼文云夏桀商紂不告朔於諸侯楊誤記也傳言經書公四不視朔明公失受朔禰廟之禮是不臣也不臣之惡厭政所致厭倦也直書其事以爲公之倦政至此甚也甚云者不

視朔而至四連曠大典是爲已甚厭政甚卽不臣甚史記其事而君子取其義也不舉不朝廟者何休曰受朔政乃朔故以不視朔爲重何氏是也或時公猶朝廟亦未可知也左氏公羊解經皆以爲公有疾大失經旨趙匡曰十二公除文之外無書不視朔者豈皆無病足知病不視朔常事不書文烝以爲君不視朔或因疾或因有事嘗非過惡史皆不書不須書且不勝書也公羊又曰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夫使公自此遂不視朔則當書曰二月公初不視朔否則書夏六月公初不視朔或直言初不視朔以見嘗自此遂廢視朔之禮春秋文有隱諱而事皆從貿何不可言之有不嘗以有疾見後之無疾乃欲見其所必不能見也公自二月至五月不視朔則六月後還復視朔可知宜公以後亦皆視朔可知經文甚明公羊自擾之耳若然論語記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夫子有愛羊變禮之論彼文當定哀時既不告稱豈復視朔乎蓋自文四不視朔而宣成襄昭或踵其失至定哀時加數故子貢感而傷之其實未嘗全廢不行故雖廢禮之月有司徇供儀羊而夫子言我愛其禮也范上注用公羊義又以論語證成之倍經反傳而於論語亦失事貿焉自此後至定哀無故不視朔皆不書者文始廢禮後乃效

尤積習生常恬不知怪史既不記經遂無文要以從此一譏亦足見義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師丘師丘齊地○撰異曰師丘左氏作郪丘公羊作畢丘徐彥公羊疏曰正本作畨丘故賈氏云公羊曰畨丘丘穀梁曰師丘是也今左氏經作郪字

復行父之盟也春齊侯不與行父盟故復使遂脩之補曰此盟內為志前命行父請盟明矣左傳以為納賂故得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補曰文公母

毀泉臺補曰據左傳泉宮之臺也公羊譏郎莊公所築郎臺何休曰築毀譏同知例皆時

喪不貳事補曰王制有此文鄭君曰貳之言二也貳事緩喪也喪事主哀而復毀泉臺是以喪為緩補曰李光地曰緩喪猶云不專意於喪以文為多失道矣緩作主躋僖公四不視朔毀泉臺之類補曰緩喪則失道注專解多字也疏曰春秋為尊親省諱而舉其多失道者仲尼之脩春秋所以示法若罪皆諱何以見其襃貶故桓公弒逆之主罪無遺漏亦其比也至於書經文辭委曲則亦是諱何者文實逆

祀而云麗傳文從後多不覩朔直言四不覩朔而已文
稱毀泉臺則似嫌其奢泰是亦臣子為尊親諱之義也
然取二邑大室屋壞不與扈盟亦是失道注不言之者
云云之類足以包之也文烝棐甗論不覩朔之事非也
不與扈盟文非失道說皆見前

自古為之今毀之

補曰既是綴喪又是毀先祖之所為皆為失道

不如勿處而已矣

若以夫人居之而甍者但當莫處補曰公羊同范兼用左氏說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補曰戴溪曰秦楚相遠其所以得伐庸者由巴蜀以通道趙鵬飛曰楚至是西連巴秦繞出周晉之後中國諸侯在其掌握矣案此蓋在時例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泰曰傳稱人者衆辭衆之所同則君過可知又曰稱
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然則舉國重於書人也補曰宋
昭公也買逵以為稱人者君惡及國人其說得之稱人
之例不必定因魯史之舊左氏載積經哀十四年齊人
弒其君壬于舒州或據彼文以為史有稱人之例非也
彼上文書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實于舒州弒文蒙執
故略稱人不可引以為證也此弒不日史記說可信前
已論之陳恆之弒左傳曰六月甲午史文承月下無日
知舊史弒亦有不日者諸弒不日似多取舊史成例但

齊衞公非不正又難相遏或者諸儒皆曰特因陳侯略稱人故亦略不日歟疑不能明也○撰異曰杵公羊作處

十有七年春晉人衞人陳人鄭人伐宋衞序陳上蓋主會者降之補曰杜預曰自閔僖以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衞侯上今大夫會在衞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與范異范非也案左傳晉荀林父衞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皆大夫也稱人者或欲示討賊之義故爲衆辭國語稱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乃發令于大廟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鍾鼓以至于宋是知晉本以討賊興師特不成討耳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撰異曰聲公羊作聖案白虎通曰聖者聲也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補曰母喪十一月而盟不去日也與莊同

諸侯會于扈言諸侯者義與上十五年同補曰案此亦略之爲散辭左傳曰晉侯復合諸侯于扈平宋

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平宋者宋鮑新立會以定之與北否同杜預謂傳言復合則如上十五年會扈之諸侯明宋亦在矣上伐不成討故此會爲無功於此略之則齊伐不嫌也公亦以有齊難不與會

秋公至自穀 補曰離會致者齊方虐我危之也危之故以地致胡銓曰見扈之會公弗與也高閌同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臺下非正也 補曰疏曰僖是小寢此則臺下嫌異故重發之

秦伯罃卒 補曰秦康公也秦始書卒不日又不葬案秦與魯本疏遠至穆公始與中夏會盟至康公歸襚來聘倩好漸親故彼赴卒而我錄以名也文之六年穆公卒不應彼不來赴益君子削之矣所以削之者益敗穀後以秦爲狄故從夷狄不卒之例至康公書卒少進之至惠公書日又少進之皆從夷狄例也夷狄有少進之例不言正不正故康公實是秦世子可以不日也至若桓公以後不書名者又別有義於彼論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爲繆公葬殉以人從死者百七十人君子譏之故不言卒此必用公羊家舊說與傳夷狄不卒之

例少異而以爲狄之則同以人殉亦狄道也何休以罃爲謬公妄也不葬者蓋亦君子去之以爲夷狄故也○撰異曰公羊昭五年注秦伯嬰稻名徐彥疏曰文十八年經作罃字今此作嬰字者誤也尊知非彼誤者正以文十八年秦伯罃卒之下賈氏云穀梁傳云秦伯偃不道公羊曰嬰知公羊與左氏同皆作罃字矣案今穀梁亦作罃不作偃蓋誤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補曰齊懿公也不以爲討賊而以爲弒君者本非討賊張治所謂三年事之一旦弒之程端學以爲與晉殺大夫里克意同春秋正名之義也日者大惡不正前已見非末成君可以日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補曰左傳曰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是時公子遂見宣公於齊侯而請立之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上客聘主也補曰介者助也副也左右也古者主有擯客有介士匄侵齊傳稱歸命乎介會于向叔老爲介宋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叔弓如滕子服椒爲介則言介者非

獨聘矣

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禮大夫爲卿介遂與得臣俱爲卿是以同倫爲副使故兩言之明無差降補曰說文曰倫輩也此爲凡書如及會盟用兵諸列數者發例王臣亦從此例惟列國則略之徐彥引穀梁相下有爲字○此弑立始謀也黃澤曰說春秋當求事情如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兩卿如齊雖桓公霸諸侯時曾亦未嘗卿此原其事情雖爲賀惠公立謝齊會葬然亦是爲立宣公之地自二卿如齊至明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凡十三事而八事皆爲齊而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公即位皆遂之爲也一歲之閒書卿聘齊者六此果何爲哉如此推尊則知是公子遂殺適立庶急欲求齊以定公位故冒喪娶齊女棄濟西田此所謂事情黃略本孫覺呂本中胡安國洪咨夔家鉉翁說

冬十月子卒

子赤也諸侯在喪既葬之稱補曰既葬故不名范云子赤依公羊也據左傳則名惡又左傳公子遂殺惡及視并殺叔彭生公羊亦載殺彭生事而彭生不書刺不書卒者何休曰舉弑君爲重案何義固是但當是魯史本已不書君子不得增之也何氏以春秋爲夫子博采諸國書而作不以爲據魯史故其說柔溺之不卒爲無恩禮杞伯姬之不卒爲無服彭生之不卒爲舉重其義未嘗不是而不知皆策書之本然

子卒不日故也

故殺也不稱殺諱也補曰觀其不日則知有變故矣此故固是弒不得謂故爲弒

夫人姜氏歸于齊

補曰左傳謂之出姜又曰魯人謂之哀姜其說曰大歸也

惡宣公也

姜氏子赤之母其子被殺故大歸也宣公亦文公之子其母敬嬴惡不奉姜氏補曰疏曰注并言敬嬴者欲明宣公是敬嬴所生則非惡敬嬴也舊解宣公不使其母奉養姜氏故言之理亦遍也文忝案敬嬴當作頃熊

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

泰曰直書姜氏之歸則宣公罪惡不貶而自見補曰貶絕或貶或絕也罪惡顯則直文可也

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

齊小白以國氏之類是也補曰罪惡隱則直文未可也二句爲全經大例不特出春秋於上者省文也公羊於昭元年傳亦曰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孔廣森以爲此類皆讀經之要法

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

言其一人有子則共養補曰或姪或娣有子通夫人三人共養之是不孤之公羊曰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

一人有子三人緩帶

共望

其祿補曰疏曰上文直云姪娣者所以分別尊卑明夫人須媵妾之意下文總言三人緩帶者欲見有子則喜樂之情均貴賤之意等今宣公爲人君不尊養姜氏非緩帶之謂也緩帶者優游之稱文烝案傳言三人請夫人及其姪娣也頃熊非姜氏姪娣據左傳是文公二妃春秋時諸侯娶女不合九女之制又有違禮再娶者傳特依正禮言耳右媵左媵班文在適姪娣上與夫人亦爲三人又右媵亦有姪娣左媵亦有姪娣合之亦各爲三人傳但以適姪娣與夫人爲三人者略言之足相包也何休公羊注曰必以姪娣從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孔廣森曰禮婦人無子當去諸侯夫人雖無子媵有子適得不去重黜尊也易曰得妾以其子此之謂也

一曰就賢也

若並有子則就其賢謂年同也宣公不奉哀姜非此之謂故惡之補曰疏曰宣以庶子篡立非闕就賢范言宣不能奉養哀姜則是非賢之事故云非此之謂文烝秦范云並有子者謂夫人無子而姪娣等並有子也左傳論天子諸侯立子之法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據此文則凡無太子適子者皆準此制年鈞擇賢卽傳之就賢故注依以爲說此論立庶子之法也文公太子適子並已被殺故傳既明緩帶之義又援就賢之文以見宣之可

惡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弒其君庶其

傳例日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穪日甚紀公也疏曰注引傳例者嫌小國無大夫例不稱臣名明弒逆事重不從凡常無大夫之例也晉解稱閭者謂惡於國人并虐及卿大夫稱人者謂失心於民庶此乃涉於賈違之說文孫宋賈遠及劉故許叔穎容說左氏皆言君惡及國朝則稱國以弒君惡及國人則稱人以弒其說得之蓋即數梁家晉義也注引例在成十八年傳不日者莒從夷狄例其卒皆不日其弒亦皆不日不論其正不正與哭悉同也夷狄惟子弒父必書日元年傳所云是也○左氏以爲莒大子僕弒君爽三十一年以爲公子展輿弒君劉歛極言其非棄夢得日三左氏謂莒紀公多行無禮於國犁比公虐其言是也以爲僕與展輿之弒則安矣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文孫宋左氏謂大子僕以賓玉來奔宣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亦是也杜預以爲未見公而文子出之故來奔不書國語則謂公使僕人以書命文子而里革更其書流之於東大意不異而上文亦謂僕弒紀公又左氏文子之對國語宣公里革之書並

有弒君之語是則魯人皆知莒世子弒君史必書之夫子必不革之矣而豈可信哉左氏浮誇國語誣淫洵韓柳之特見

文補注十四終

大千八百四十八字
小註五千四百零五字
眉注五十七字